

时代写作
EPOCHAL LITERATURE

鬼金
著

紊 乱

的
火
焰

WEN LUAN DE HUO YAN



时代文艺出版社

秦

鬼金
著

乱
的
火
焰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IDAI XIEZUO XI LI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紊乱的火焰 / 鬼金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10
(时代写作系列)
ISBN 7 — 5387 — 1718 — 8
I. 紊… II. 鬼…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7476 号

紊乱的火焰

作 者: 鬼 金

选题策划: 彭想林

责任编辑: 邢爱光

责任校对: 邢爱光

装帧设计: 王丽娟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x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93 千字

印 张: 10.5

插页: 2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87 — 1718 — 8 / I · 1632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鬼金

GUI JIN



鬼金,男,本名刘政波,28岁,工作于辽宁省。有多种文字流传于网上。其叙事风格虽质朴却蕴含了一种深刻的激情。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作品集,另有长篇小说《有欲望,也有爱情》、《栗树之罪》等作品也即将出版。



作者简介

————→ 关于本书

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作品集——这里只是一些习作，一些表达的尝试以及写作者的生存状态。破碎的语言、不完整的结构，饥饿、病痛、死亡、欲望……阅读者必须穿越紊乱才能触到那生命内核的火焰。因而，我们收录这部作品只是为了展示这个时代另一种生存和心灵的标本。

关于《时代写作系列》——

我们还是选择了“时代写作”这样一个较为温和的词组来命名我们正在和即将推出的系列作品。但是，不管我们如何温和，仍然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过去的确已成为过去，一个全新的写作时代正在孕育或者已经来临。

社会正在重组，观念正被颠覆，情感已被解构……

因为表达的自由或者还有传播的自由，写作，率先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冲突和变革，并试图或已经描述一个新的时代的生存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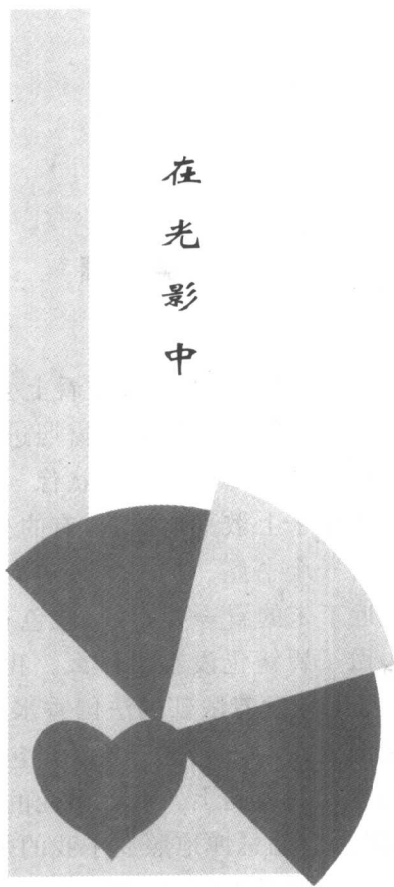
就在我们面前，人类的历史在翻开新的一页，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也正在诞生。

编 者

在光影中	1
是什么点亮了心?	33
紊乱的火焰	75
一个人的屋子究竟有多大?	85
奔逃	99
微风拂过湖面	107
地铁女孩	119
民间	129
四爪子之死	151
坍塌	169
小K的骨灰	201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	223
前妻	245
扮演死人的孔夏	263
吃土豆的人	295
罪恶	303

WENLUAN DE HUOYAN 

在
光
影
中



吴 颖

一个下午，阳光和煦，天空看上去很干净，像刚刚洗过的一块蓝布。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屋里，在屋子里投下了巨大的光影，那光影的形状像一个孤独的孩子。几本书在一张桌子上散乱地放着，有的打开，有的中间夹着一支笔或者一个书签。在书本旁边有几个小小的褐色的药瓶。最近丁末的胃一直不好，脸色苍白憔悴，他只说挺疼的，去做了胃镜也没看出什么。我只穿了件睡衣坐在沙发里，身上散发着浓郁的法国香水味，我刚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我把一条手巾包在头上。我的一只手在我的赤裸的大腿上。我在阳光的暖意中不禁地分开了大腿，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在了我的那个地方，像一堆黑色的水草。我惬意地闭上了眼睛，舒服地享受着阳光的抚摸。阳光很强烈，我缓慢地合上了双腿，在摆弄着我的

几个我一直都认为是水晶般的脚指头，我发呆地看着我涂上去的指甲油已经斑驳不堪了。我拿过指甲锉轻轻地刮着，一些微小的碎末落在了沙发上，像灰尘的微粒，我把它们打扫干净，放在了丁末的烟灰缸里。

丁末，你睡了吗？我知道你累了，你昨晚写了那么久，你又想到了什么？我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丁末熟睡的脸。看着丁末的样子，他的长出来的胡子，蜡黄的脸变得瘦小，深陷的眼窝可以放进去两个鸡蛋。我摸着他的胸脯，心里涌动着欲望，我想我的身体开始需要他了。我一个人有些淫荡地抚摸着我的裸露在睡衣外面的乳房。这件睡衣我非常喜欢，粉红色的透明的，透过衣服你可以看见我身体的所有内容。丁末也喜欢，他说，一看见我穿上这件睡衣就想和我做爱。

可是这一段时间，我和丁末已经很久没有性生活了。他不像和我刚认识时那样疯狂了。也许是因为曼丽的原因，或者写作。友人说过，写作可以把一个男人写得一点欲望都没有，他的欲望都消耗在文字和作品里的人物身上了。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更好地在他的文字里面打磨他的肾，肾会使写作很好地进行下去，肾会使男人更好地回到他的欲望，他的内心。

今天是25号了，昨天晚上我在睡梦中仿佛听见他趴在桌子上低低地哭泣着，他的手里拿着曼丽的照片。曼丽一直都在折磨着他，几乎使他的精神崩溃。我没有惊动他，他睡得很香，就像一个孩子，一丝的口水从他的嘴

角流下来，在阳光下闪着光。

提起孩子我有些伤心，我和丁末已经打掉过两个孩子，我对堕胎充满了仇恨。丁末不想要孩子，他对我的每次可能的怀孕都充满了恐惧和惊慌，他甚至开始体外射精或者偷偷地吃一种避孕药。他说，孩子是我们之间爱情的累赘，是障碍，是一堵墙。可是我的心里那种做母亲的愿望特别地强烈，我想孩子想得几乎发疯了。再说了，和丁末没有孩子，我的心一直都不落地，我害怕丁末有一天会抛下我，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就像一根浮萍在情感的生活中飘荡着，每次做爱只会使我们更加地空虚下去，在空虚中绝望着。

丁末的写作进行得一直都是很苦的，他一直都想在写作方面有所作为，或者说想以写作来维持我们的生存。我的手从我的还算丰满的乳房上拿开，我坐在了窗前。我看见一个疯女人在宽阔的广场上，她的两个乳房裸露在肮脏的衣服外面。她的嘴里含着一个哨，她在不停地吹着，尖锐的哨声十分的好听，她高兴得跳起了舞蹈。突然她蹲下她的身子，在广场的中间撒了一泡尿。黄色的尿从她蹲下来的两腿之间流了出来，流到了她的面前。她有些发呆地看着地面上的尿液，突然大声地尖叫起来，两只手捂着头捂着耳朵大叫起来。她跑开了，抱住一根贴满了性病广告的水泥柱子，身体在不停地发抖。她的眼睛还在偷偷地看着她撒在地上的尿，那些尿液流成了一个可怕的、狰狞的图案。她的嘴里的小哨掉了下来，耷拉

在她的脖子上。那是一个很精美的小哨，红色的，像一只魔鬼的眼睛在她的脖子上晃动着。

这时，几个小男孩追赶着她，向她的身上吐着唾沫。几个小男孩的手心里都亮着几个闪亮的硬币。女人怯怯的，一只手在表达着：不——一只手在不停地摆动着。那几个小男孩在大声地骂着她。他们的语言是肮脏的词典，里面词汇丰富。

婊子，我们也给你钱，你让我们看看你的身体吧，让我们看看吧，我们给你钱的，怎么你不愿意？你个贱货，你个破鞋，你个妓女，你——你为什么只和那些男人睡觉，我们只想看看你的身体怎么不行呢？他们给你钱，我们也给你钱。看看我们手里的硬币，难道不够吗？小胖已经把他妈妈给他买冰棍的钱都拿来了，你就答应我们吧？操——

女人松开怀里的水泥柱子，趑趄趑趄地跑开。她的身体恐惧地颤抖着，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像一片烟雾蒙在她的眼睛里。几个小男孩在后面追着，像追赶着一只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母猴子。

疯女人跌倒。那几个小男孩冲到了她的跟前，往她的身上吐着唾沫，有一个小男孩用脚踢着她下体，还有一个小孩拿出了他幼小的生殖器对着疯女人不停地晃动着。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和村里的男孩子们过家家，我们扮成父亲和母亲，我们在草堆里把我们的生殖器对在一起，我们一下子就有了孩子。孩子是一根粗一点的木头，



用从母亲那里偷来的纱巾包起来，学母亲的样子嘴里哼着：好宝贝别哭了，妈妈给你吃奶。边说着边掏出我的没有发育成熟的乳房，对着纱巾里包裹的木头说：来——宝贝吃奶了。一次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子把我弄得很疼，我的那个地方都出血了。血顺着我的大腿淌下来。我哭了。我一个人偷偷地到河里面去洗，我的血把河水慢慢地染红。听说那个男孩后来在严打中被枪毙了。

疯女人被他们踢得看上去很疼，她的鼻子被踢出了血，她的两只手扶在肮脏的地面上，她龇着牙，咧着嘴，她的脸都有些扭曲，扭曲得十分的丑陋和狰狞。她像野兽似地伸出双手，张开五指，要挠孩子们，要掐死他们的样子。她眼睛里冒着凶光，像一把刀子那样的锋芒。疯女人大声尖叫着，她的尖叫声划破闷热的空气，在广场的上空回荡着。她整个人一下变成了一只动物园里怒吼的狮子，在虚无的空气里等待着出击。孩子们吓得跑开了。十三只鸭子排着队像天兵似地从广场上走过，它们对广场上的一切都不屑一顾，白色的鸭毛在阳光下十分耀眼。一只鸭子张开翅膀，不停地抖动着，几根鸭毛在空气里徐徐地落下。它张开翅膀的时候，它的翅膀挡住了疯女人的身体。我仿佛听见了疯女人的呻吟声。鸭队走了过去，在广场的西北角消失。疯女人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人们漠然地、冷血地从她的身边经过。疯女人也从广场上消失，她嘴里的那只魔鬼的眼睛传出尖锐的叫声。那十三只鸭子又出现了，跟着哨声，跟在疯女人的身后，迈

着整齐的步骤。

每天坐在屋子里观看疯女人的活动仿佛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赋予我这些。丁末醒了。我和他说着疯子的事情，他根本不相信我说过的话，他一直以为我是在杜撰一个故事。丁末的情绪显得暴躁不安起来。每次我和他说起疯女人的事情，他都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暴躁得不能自己。在他暴躁的后面，我看见了痛苦，埋藏在他心里的痛苦。我觉得他是陌生的，是一个我摸不透的男人。他像一个魂灵在我的生命中晃动着，我真的不知他会属于谁。他对我暴躁使我感到委屈，我委屈地哭了起来，哭得非常伤心，我在怀疑着他心里是否真的爱过我。有时，看着他的样子我感到空虚，肉体的疯狂往往使我们更加迷惘。

有一次他和我做爱后，大哭起来。我怎么问他，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对我们彼此的裸体流着眼泪。我就躲到厕所里一个人哭着，我不喜欢和一个男人一起哭泣，那样，我觉得男人会更加脆弱。哭泣过后，丁末开始进入疯狂写作。我觉得我都快要像我每天观看的那个疯女人了。也许在她的眼里，我一样是一个疯女人。我把自己陷在沙发里，看着丁末赤裸的脊背，一片黑暗。我听见邻居的老女人惨烈的哭声和呻吟声。那是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人，她每天在疼痛的折磨中度过。她的儿女都被她骂得离开她，她是一个孤独的老女人。一头苍苍的白发，一脸堆垒的皱纹切割着她的脸孔。她的形象就

像我心里的一个悲伤的女鬼，在不停地尖叫着。一个女人的心里装着一个鬼，她也许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了。我发现丁末的脊背是那么的丑陋，像一小片沙漠。我的手在神经质地挠着我的大腿。我看见微小的血星从皮肤里跳了出来。我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我的下面，它在我神经质的过程中变得潮湿了。我的样子有些愚蠢，有些淫荡。我神色悲苦地垂下我的头。

窗外的广场上空空荡荡的。我想到了那十三只跟在疯女人身后的鸭子，它们像一个表演队，每天都出现在广场上，它们的羽毛每次都被染成不同的颜色。它们像魔鬼一样缠绕着我的梦，使我睡眠的世界在缓慢中坍塌。在梦中，它们是十三个妖艳的女人，穿着羽毛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着艳舞。有时客人需要了，她们也表演脱衣舞，脱得只剩下一件网眼的内裤。我的一个女性朋友A在一次观看中说，她拿了个微型望远镜坐在下面，在朦胧的灯光中，她看见了女人红色的精心修饰过的阴毛，她在台下兴奋不已。她是一个被男人伤害过的女人，她的心里非常憎恨男人，她觉得女人更可靠。她总到那个有女人跳艳舞的地方，一个人静静观看着女人骚动的身体。那些女人把她撩拨得整个身体都湿了。她跟我说，女人看起来真的是妖精，她们的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東西在迷惑着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看着她们跳艳舞，我的心里一点都没有觉得她们是肮脏的低贱的，她们用她们身体的美在使人们僵硬冰冷的欲望复活。这个世界是一个欲望表达

的世界，是一个人们需要讲话的世界，人们在生存的压力和性的压抑中苦恼着困惑着。她们需要欲望的解决。欲望是燥热的，是骚动的，我们只有在欲望冷却时，才能专心干一些我们的事情。欲望是我们身体里惟一的障碍。一个人在欲望中疯狂，疯狂过后他身体的潜能就会完整地暴露出来。为什么无数的伟人都有无数的女人，无数伟大的作家都有无数的女人？女人是他们的灵感，是他们思考的工具。如果毕加索没有女人，我想他绝对成不了那么大的画家。混乱的世界中，惟欲望是澄明的。A和我在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和我说了这番理论。我觉得A的心理似乎有些变态，她看女人的目光就像男人看女人的目光一样，是那么色情和贪婪。丁末说，她是一个被男人的伤害扭曲了心理的女人或者她的骨子里一直都向往着自己能是一个男人。她内心里一些女人的东西已经泯灭了，死了。

曼 丽

阳光从窗口射进病房，照在我的身上，照在洁白的床单上。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抚摸着苍白的脸，病态的脸。我很久没有照镜子了，我害怕镜子会像魔鬼一样把我变得无比丑陋和憔悴。我处在悲观和绝望的边缘，也



许死亡离我的距离没有几步了。我时常在噩梦中被惊醒。在噩梦中，我总是看见丁末背对着我在偷偷吃着避孕药，无数只被药物戕害的精子，在奔跑的路上倒下，他们永远无法到达，到达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绝望地倒在了路上。他们在奄奄一息时喊着：丁末，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达？没有谁是我们中间最后的胜利者，难道我们都是些平庸的精子吗？他们在路上渐渐化为了灰尘，在虚无的软绵绵的空气里飘散了。我从噩梦中醒来，我泪流满面。

母亲坐在床边抹着眼泪，她的眼泪从眼角的皱纹里流下来。我说，妈妈，你又哭了。你不用伤心，我没事的，我自己知道，我只是处在一种刚入院时的恐慌中，我对医院的环境还没有适应。你是不是一夜没睡了？真不好意思叫您这么大岁数还要照顾我，妈妈。

我哭着，两只手抓住母亲的手，母亲的手是冰凉的。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母亲已经白发苍苍，在我神志不清的时候看上去就像白云笼罩的山岗。

母亲说，你在梦里又喊丁末了，你是不是还爱着他？

我没有回答母亲的话。我看着邻床的病人，她在不停地呻吟着。已经好几天没有人来看望她了。有时她就偷偷地躲进被窝里哭着，我看见她在被窝里抽搐的身体。她每天都和我说着一些男人的事，恶毒地诅咒他们。我听得都厌烦了。我发现她的神经有些不好，一件事情要不停地说不几十遍，才会停下来。我都怀疑她是不是在